

巴宇特 著

迷失上海

如果说「得」代表生活中曾经给你意外的惊喜的一瞬间，那么「失」并非对那一瞬间的否定。因为在那个瞬间和「失」之间，你曾经「有」过。

Lost in Translation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巴宇特 著

迷失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失上海 / 巴字特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3

(海上风丛书)

ISBN 978 - 7 - 5458 - 0191 - 0

I. ①迷… II. ①巴…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1166 号

迷失上海

巴字特 / 著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1.5 字数 94,000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458 - 0191 - 0/I·75

定价: 1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序

陈冠中

上世纪末，一份叫《万象》的杂志诞生了，据说它跟四十年代的同名杂志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密承，不过今天新一代谁会买账，没有真功夫休想吸引大家。《万象》凭什么呢？坦白说，《万象》这样的小杂志，只能凭文章。倒过来说，真有了好文章，杂志还怕没人看？雅而低调的编排和精而谦虚的配图都只是想赶走一些粗鲁的错位读者。

好文章谈何容易？编过杂志的人都知道，一是要有好作者，二是要确保好作者把他最好最用心的东西交给你，而不是在应

酬你，或把轮回投胎多次的掺水仓货塞给你。另外，编杂志最大的满足之一，是发现新写手，往往，是这些新写手成就了一份杂志的特色。

我们这些嗜看杂志的人，就是这样一期一期地看《万象》的文章，渐渐意识到《万象》特有之味，竟多是散发自一些之前我们不太熟悉的作者的文章。

其中一个作者是巴字特。

巴字特一出手就不像新人，可能只是个新笔名，或长期养在深闺里秘密练功未为人知，或是年纪轻轻却有着老灵魂，可能三者都是，总之是高手。后来，我知道这是位女性，长期在美国大学里教书，父辈可说是往来无白丁。

难怪巴字特的文章，带着美国《纽约客》之类杂志的神韵，文字优美却浅白简洁，纹理丰富却畅顺好读，含资讯量固然要高，观点却不能像说教而是要举重若轻的不言而喻。杂志式的长文章是一种特殊的写作，其实是很讲究形式感的，有人说写作是没法教的，有些作者自然懂，有些永远抓不到。

文集里的文章除了最后一篇外都曾在《万象》发表，多从某一个文本开始，小说、传记、散文、画册、芭蕾舞剧、电影、电视节目，然后引入上下文情境和作者生平，抽丝剥茧，旁征博引，用学

院的说法大概是一种普及的新历史主义的进路,既是休闲阅读也是对读者的补课。

巴宇特谈到的文本,有些是我看过的,如《我们这群怪物:我的波西米亚的美国》、《善恶园中的子夜》、《当我们曾是孤儿的时候》、《恋爱中的莎士比亚》,不过,巴宇特的文章总能加深我的理解。

那些我没看过的文本,读了巴宇特的评价后,我也有冲动去追看,如血腥莎剧改编的血腥电影《泰特斯》、迷离的三十年代德文小说《阿里与尼诺的故事》。巴宇特唯一打动不了我去看的是美国电视真人秀《幸存者》。

巴宇特写的多是欧美文本,不过其中有好几个是涉及中国的,如中国作家虹影已被译成多种文字的小说《K》。巴宇特很敏锐地指出,“《K》若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出了什么补充,那么这个补充恰恰是在于虹影创造了一位内涵丰富的外国人”——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二代朱利安·贝尔。

当然,巴宇特笔下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更声色味俱全。这名三四十年代纵横中国文化江湖(包括香港)的女人,能不让人想入非非?虽然,今天在中国混的各国女人肯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可是我大概也与许多《万象》读者一样,喜欢通过文字沉溺在上世纪某个褪色的时空。

那篇对中国的历史学家史景迁的长访问也很有瞄头。巴宇特挑拨地问：“你的理论前提与福柯、萨义德有什么不同？”勾起史景迁一大段话：“我不认为存在着一个全面的、涵盖一切的世界观。我不认为有一个统一的‘西方’……即便以最宽泛的方式来界定‘外国帝国主义’，我也找不到某种一贯的特征……令我感兴趣的是西方对中国发表意见的人并没有处于一种高高在上、意欲征服中国的位置，相反他们经常对于中国文化表示敬畏……如果说一定要在西方对于中国的反响寻找一贯性的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只能以敬畏、崇拜，甚至恐惧来描述……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说这是东方主义的反面。因为这里是西方人害怕中国人的注视，不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的注视下丧失人性。”

我们谈异国文化，要细、要准确。巴宇特的文章够细、够准确。

我有个作家朋友曾说过，外国、外国，是不是有个国家叫外国？我也烦一些人整天说国外这样那样，不管他们是说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哪来一个“国外”？粗枝大叶的说法，或许好听，但肯定不可信。

我一般可以忍耐很多人的泛泛之论，但有时候也想听听真知灼见。谈到英美当代人文精英文化，听巴宇特我比较放心。

2005年7月

目录

序 / 陈冠中	1
---------	---

世纪末的图书世界里,该信谁?	1
----------------	---

是谁最能影响我们的阅读兴趣? 由于“本世纪最佳小说”引起的争论,使得我家附近的书店,将《尤利西斯》、《洛丽塔》以及兰德、哈波德的小说,杂乱地放在同一张标有“夏季特别推荐图书”的桌子上。如同许多后现代的装置艺术一样,这种“随意”的摆设仅仅界定了一个场所,创造了一种氛围,勾起了某种欲望。

同性恋“天鹅湖”:感情、形式、观念的创新	8
----------------------	---

伯恩的《天鹅湖》绝没有对男人提供如同娜拉出走一样的明

确答案,但是它对于男人感情生活的描述的确远远丰富于传统的芭蕾舞剧。强烈地传达了对完美境界的怅望,却不愿重新塑造一个理想的神话。

“瞄看”中国——史景迁教授访谈录

14

他们很多时候并不试图征服什么,他们只是努力理解他们自以为看到的東西。如果说一定要在西方对于中国的反响中寻找一贯性的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只能以敬畏、崇拜,甚至恐惧来描述。

“姓名本来是没有意义的”

32

莎士比亚也是既不可命名也不需命名的。莎士比亚那些本来极能讨好伊丽莎白时期的观众的剧作,现在时常被冷落在精英文学的殿堂里。

项美丽-上海-邵洵美

39

上海的生活在多余和废弃之间徘徊。所以,项美丽说上海的光艳有一种阴暗、执着的感觉。生活在此时此刻的人自以为忘掉了过去,却免不了仍有噩梦,是过去变了形在心理上的透射。邵洵美是否就是项美丽心中的一个梦?

米索猫：关于得和失的故事

55

如果说“得”代表生活中曾经给你意外的惊喜的那一瞬间，那么“失”并非对那一瞬间的否定。因为在那个瞬间和“失”之间，你曾经“有”过。

纽约单身女人的情感教育

62

正是这近乎荒诞的故事道出了一个陈旧而复杂的道理，那就是女人只有掩盖自己的锋芒，才有可能得到爱情，聪明的女人尤其要这样。越是流行文学，里面的赤裸裸的感情越是经过文化的百般勾勒出来的。

“沙漠的人”是不是只有一张脸

75

说来也怪，你看不见面纱后面的女人，却感到你对她的性情、思想、习惯十分了解，面纱遮得住她的眼睛、鼻子、嘴巴，却遮不住她的灵魂。不戴面纱的女人就不一样。你看得见她们的眼睛、鼻子、嘴巴，甚至更多、更多的部分，但是，你永远读不懂那双眼睛背后的思想，即使你觉得已经对她很了解了。

血腥的莎剧让人笑

89

布鲁姆教授在他的近作《莎士比亚：人性的创造者》中说，只

有施虐狂和受虐狂倾向的人才可能欣赏《泰特斯》这出戏。但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莎氏的观众中具有如此施虐狂和受虐狂倾向的人一定不在少数。

另类的私空间

100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家庭、婚姻、工作的抉择都需要和识别文化的真品或赝品同样的果断和眼力;每个人的选择最终都体现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到这一点反而使人更清醒地意识到个人的责任,批评家实际上也是读者也是创造者。

赛文纳的幽灵

115

《善恶园》实际上很得赛文纳的精髓,因为它懂得包装,尤其是对于反现代的幽灵的包装,包括巫术、同性恋,还有那些为现代社会的体面人所不齿的颓废文化。

“幸存者”的经验

125

很显然,戏有的时候是可能“过分”真实的,几乎每一集都有一些细节会给人以如此的反应。当电视台真的把人性的黑暗面表露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再坚持说这不过是场游戏,这不过是个

电视片,那只能叫作自我欺骗了。

迷失在上海

135

有人说克里斯蒂的小说是一战之后英国社会的一帖安神剂,是经过战争洗礼的怀着“过把瘾就死”的想法的年轻人的遁世良药。相比之下,石黑一雄的小说也发生在英国中上层社会里,讲的也是绅士淑女的故事,但是他笔下的男男女女要疯狂得多,虽然他们自己并不觉察。

走进朱利安·贝尔的情感世界

145

朱利安和林之间感情发展起伏跌宕,充满了戏剧性,他们各自的性格十分鲜明,中国又为他们的情事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的光怪陆离的布景,甚至于那通篇的性爱描写都不妨看成是舞台上的一个个表演,但是这场戏动作很多,却缺了一点婉约缠绵的感情。

这就是纽约

153

暴力与和平在怀特看来似乎是纽约这个“钢筋水泥筑成的谜团”所无法统一的两极。一方面摩天大楼“傲视空中的轰炸

机”，另一方面中城的联合国代表着“人类的联盟”，纽约就这样同时给人带来“全球性的困惑”和“普遍的答案”。对此矛盾，怀特的态度很明确：不去面对纽约这个“诡秘而辉煌”的城市，等于死亡。

怀旧的故事

162

俄底修斯这样一个情感丰富的英雄好汉生活在一个不可解的悖论之中，既逃脱不了怀旧的情绪，又不愿放弃丰富的生活。一般人却免不了要选择一方，要么选择遗忘，要么选择滥情。然而，“选择”二字是那样的简单，哪里可以容纳两个处在选择的十字路口的普通人的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这便是昆德拉的小说了。

后记

170



世纪末的图书世界里，该信谁？

由于“本世纪最佳小说”引起的争论，使得我家附近的书店，将《尤利西斯》、《洛丽塔》以及兰德、哈波德的小说，杂乱地放在同一张标有“夏季特别推荐图书”的桌子上。如同许多后现代的装置艺术一样，这种“随意”的摆设仅仅界定了一个场所，创造了一种氛围，勾起了某种欲望。

兰登书屋下属的“现代文库”于七月下旬发表的“本世纪一百本最佳英语小说”的书单,确实是一个绝妙的促销策略——仅仅几个星期之后,美国最大的网上书店 amazon. com 就宣布一百本名著中荣列榜首的《尤利西斯》挤入畅销书榜,排名第三位。其他入围作品,如《美丽新世界》、《了不起的盖茨比》、《洛丽塔》等,亦销售成绩斐然。据说,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尤利西斯》因其中露骨的色情描写,在美国被禁止出版。多亏一位有学问、有远见的联邦法官,赏识乔伊斯“严肃认真”的创新精神,宣布解除禁令,兰登书屋才得以于一九三四年首家推出这部名

著的美国版。本世纪初一位法官对于文体规范的敏感,本世纪末某位总经理对于市场运作的准确把握,同样的真识卓见,同样使得“现代文库”一再履行其“把欧洲经典廉价引入美国”的创业精神,使得名著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几十年前,文化生产需要一个权威人物说几句公道话;几十年后,商业的运作不断依赖、不断构造着一个“大众”的神话。世纪末的图书世界里,这个具有权威性的“大众”又是谁呢?

首先,二十世纪末的“大众”,早已不是无声无息的被动的消费者,而是脾气急躁、喜欢争论、富有参与意识的上网族。“现代文库”的书单发表之后,因特网上不断有人质疑入选书目、评审委员,甚至评审程序。因此引发了几家图书机构,包括“现代文库”本身,纷纷开展以“公众”为中心的图书评选活动。虽然通过因特网折射的“大众”形象仍旧扑朔迷离,评论家对于“大众”的参与基本是肯定的,连带也就对此类评书行为表示认可。有人预言性地指出:批评是好事,起码可以鼓励美国公民讨论文学。也有人书生气十足地坦白道:成人之爱某一本书,如同少儿偏爱某一种花色、某一首流行歌曲。偏好界定了个人的脾性、趣味。更有人近似受虐狂地说:最好的书单是最能让人愤愤不平的书单。这一下,引得“现代文库”的负责人沾沾自喜地向大家炫耀:

我们的评选活动，本来就是一个“骗局”，但却是一个“好的骗局”。评委会固然可以被质疑，评审过程也过于仓促，非如此，如何引起“大众”的争议呢？

如果“大众”的参与真能使我们通过争议了解自我的话，让我们来看一份由“现代文库”组织的上网族评选出来的“本世纪一百本书”的书单吧。简单地说，这份书单与由六十五岁以上白人男性居多的评委会决定的书单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最明显的差别是，头十名中竟有四本是同一作家的作品。作家的名字是安·兰德(Ayn Rand)，她的小说《亚特拉斯耸了耸肩》(*Atlas Shrugged*)排列榜首，《泉源》(*Fountainhead*)第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We the Living*)第三，《赞歌》(*Anthem*)第四。安·兰德何许人也？我跑到书店，花了几块美金买了一本《赞歌》，算是赶了一回时髦。回来发现，与其说这是一本小说，不如说它是一本哲学箴言录。封面、封底、前言、“作者的话”，无一与情节有关，都在宣扬兰德所谓“客观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个人主义。据兰德的一位信徒归纳，“客观主义”可以用几句话来介绍：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相信客观现实；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相信理性；在伦理上相信个人主义；在政治上相信资本主义。时值夏末秋初，关于总统情事的法律文件，被包裹成淫秽小说(或许是被包裹成